王姬失身于禽獸必有大鬱鬱不得志者歸方半載
而卒豈無故哉莊公為之服大功蓋傷之也故春秋
特書之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作部
春秋之義有一書而見者有屢書而見者文姜之
會禚與聲姜之會卞無異詞然比事而觀六年五
會則敝笱之無制亦可見已所謂不待貶而惡見
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穀梁以為公子以會仇讐伐同姓故削其公子以示貶是已然春秋之義尤惡其納朔也朔以譖殺其兄而有國又獲罪于天子而出奔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襄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

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成公弔晉景而不葬定王襄公葬楚康而不葬靈王是不臣于周而屈于晉是矣故春秋之志葬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諸侯失地則名何况大夫紀季以酅入齊而不名者所以惡齊也盖齊人操之為已蹙矣郝氏曰齊人蠶食餘一九土而猶甘心焉紀季遂以入齊為附庸存

師而狩也左氏以為治兵于廟者出師必載主以行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張氏曰魯志乎取郕始侯陳蔡而陳蔡不至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寧降于齊按齊強魯弱齊所以甘為魯役者外以親魯為名而内實有利郕之心也魯欲用齊齊反因以用魯信讐人而虐同姓甚矣魯之愚也故書公及

宿間于魯宋人疑其貳于魯故遷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魯無名侵宋其屈在魯齊宋之次于郎欲耀兵以服魯未遂伐魯也魯又用計以敗之結怨構禍非長世保民之道此專責魯之詞非交譏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

荆者楚之故號成王所封晉語叔向曰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故不與盟其後僭號為王顯然與

周天子抗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讐大邦謂周猶書云大邦殷也周之黜楚為蠻久矣春秋亦因天子之黜楚而黜之故僅書國號與戎狄同辭東漢書誤以蠻荊為群蠻郝氏遂謂古稱荊蠻猶魯淮夷齊萊戎之類不得以群蠻故累楚亦未之深攷耳滅申滅鄧滅息不書必脫簡也或史失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諸侯失國有名有不名者亦辨之于其平日也其道

書宋公城濮之獨書晉侯義亦同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凡私會盟皆譏然以會盟而釋怨與會盟而伐人者
相逕庭矣前書長勺之敗書郎之次齊魯之怨已深
今書盟柯與其釋怨也以桓公為僖公之子不得以
襄故仇之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以諸侯伐之而請師于王盖自是

而後始以尊王為名而令諸侯也書單伯會者後也
翬之會伐復書列國此不書者主王命也伐宋入郕
亦嘗稱王命矣此特書單伯以著齊桓之尊王非矯
命以修怨者比也夫齊桓之尊王陽尊之而已然名
義藉以不墜王制藉以稍明於是王使之不下聘者
殆五十年而天下不至蔑棄共主此亦世道人心之
未泯者也夫子安得不取之

秋七月荆入蔡

之上以明其尊可矣公不與會則以内辭書王臣以尊魯者尊王臣耳内大夫與諸侯會而書其字儼然附庸之君如邾儀父尊卑何辨焉春秋必無此書法也蘇子由曰凡天子大夫出會諸侯不繫之王尊與諸侯比也王人而後繫之王微以王為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趙氏曰踰年再會懼諸侯之離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之行蕩然無復廉耻其如齊如莒不問何事而皆惡也

秋宋人齊人鄭人伐郳郳公作兒

是時宋既服矣齊恐其復背也推以主兵而伐郳以狗其志此伯者之術所以籠絡諸侯直書自見

鄭人侵宋

張氏曰鄭不誠于服齊背鄄之會間諸侯伐郳而侵宋其反覆于齊楚之間蓋始于此故書以惡之

刑下服而已非赦而不刑也今肆大眚直赦之矣姑息不已甚乎盖文姜之辠衆議不容莊公假此以悦國人與之蕩瑕滌垢以為其母地也故肆眚之後即繼之以葬文姜而文姜之罪欲盖彌彰春秋據事書之小君之葬若與肆大眚連類而共譏不加貶斥而大義自可見也婦人從夫為謚文姜不婦别為惡謚可也鄭得行之于其君魯獨不得行之于其小君乎謚之曰文書之于史適以貽笑千古耳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作御寇

公子則公子耳左氏以為太子非也如果殺太子則國本所繫豈得同之泛然春秋乃不據實而書予或曰未誓于王不書世子春秋世子在他國者不可知若楚商臣之不誓于王明矣亦書世子何也書人以殺則禦寇自處必有失道者也

夏五月

無事而書時必書首月此書五月必非無事其為脫

還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荊人聘之至此遇穀則蕭叔朝之其效之響應如此議昏之事齊安得不故緩之魯安得不固求之春秋備書于策而齊之市德魯之附勢昭然可見矣

秋丹桓宮楹

朱氏曰將娶齊女欲夸大示之則當群廟並飾豈特一禰廟哉此蓋文姜將祔而飾桓宮也按文姜之祔桓宮魯人所耻莊公欲崇飾以榮之適以益彰其醜

故春秋書之以為譏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前既盟而納幣矣今將娶而復盟者桓必有所要于魯也齊語桓公問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曰以魯為主桓所要于魯者此也𣪘桓之伯功南伐為多而得力在魯故齊之有求于魯不減魯之有求于齊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葬曹桓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婦為人道之始國君而娶夫人大事也春秋于魯女之歸猶謹誌之況夫人之始至乎不問禮之合否而皆書誠重之也夫人之入與公異月者公羊氏曰夫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杜氏以為為孟任故蓋孟任久據中宮夫人之不肯疾入固人情所必有夫子據實而書見夫婦之兩失　其道曰入者蓋難辭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罪已明不待貶絶從同書爵以著當時之失刑也

不書葬魯不會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氏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鼓以充其陽也其説近是左氏以為唯正陽伐鼓者非也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豈必正陽之月哉但天子鼓于社諸侯則鼓于朝耳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左氏謂

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不歸魯而會于中道必有幾事相謀左氏以為非事恐未必然然而近于牝之晨矣故書洮即僖八年諸侯會盟之地水經注洮在鄄城南即今濮州曹州之間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此時齊桓之伯業漸盛然猶不敢以盟主自居故書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公有邾妻人

前者來聘書人矣此復舉國號者鄭猶能禦楚也鄭者春秋要領之國鄭能禦楚楚未敢逞自鄭棄其師而楚始得志矣于楚伐鄭書人而伐他國亦皆書人傳言楚文夫人責令尹子元以忘讐而子元遂師師伐鄭則知楚人之處心積慮在于仇鄭雖婦人女子皆知之也夫楚與鄭何仇其實仇周也春秋以前久

有窺周之志詩云大邦為讐是也至是北取申鄧據有形勢以為不得虎牢之險不足以扼天下之要會故曰以伐鄭為事向非桓文爭鄭以遏楚周室其殆乎然則桓文之罪誠多而其功亦足相準也稱人者非其君也非其君而公會之者齊之南伐以魯為主也

冬築郿公穀作微

吕氏曰十二公之興力役莫甚于莊公比事考之其

罪著矣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書水旱螽螟第云大無麥禾則不由天時而由人事可知臧孫辰之告糴乃急難恤民之事何以不書公使歸美臧孫攷之魯語盖臧孫自請之也夫為政不蓄于平日臨難而後急之為名而已所損已多歸美者實亦歸咎焉耳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齊人伐鄣鄣固紀之遺邑也魯故親紀不能坐視又畏齊之強不敢赴援故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魯欲救鄣而不能遂為之葬叔姬以稍自盡其親親之意此亦善事然卒無所救于紀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兵機貴速故不預期而相會謂之遇襄陵許氏曰齊桓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于宋取策于魯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也

齊人伐山戎

殷高中興必氐羌來王而後奮伐荆楚周宣中興必征伐玁狁而後蠻荆來威齊桓之伐山戎亦名陵盟

曰築三臺以備戎也戎在魯南界即薛秦皆相屬于魯之西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余氏曰薛亦與戎鄰恐其間喪而侵薛勢且逼魯故魯與薛謀即其地築臺以備之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用莊公之謀以伐戎故親來獻捷歸功于魯欲以結魯之心耳伐戎則稱人以抑之獻捷則稱爵以愧之春秋有互起以見義者此類是也揔一齊侯也于

從同同故與子野之卒無異詞左氏之説鄙野盖當
時訛言耳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以如齊為奔而胡氏因之非也郭氏曰子般雖
卒國人未嘗聲慶父之罪何遽奔乎盖慶父自託如
齊以求立己歸而閔公已立不遂其志故弑之緣情
考實此説近是
狄伐邢

凡戎狄薦居中土必有國邑緊稱狄以別于中夏也荆雖習于夷而本非夷故猶得以國稱狄在中山以南今直隸真定間是也邢在順德府邢臺縣狄所居正在其北

讀春秋畧記卷三

齊人救邢
廬陵李氏曰將卑師少致煩再舉此齊之救患不力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季子來歸
閔公九歲耳孰奉之出盟曰慶父也前之如齊必托言于為國討故盟齊以實其言也然則季友之復孰請之曰亦慶父請之也子般之卒國人皆疑慶父故

慶父為此舉以要譽于國人國人亦為之釋然是以
權寵如故宮禁可通動于惡而不及防此其計之最
狡者也古來小人以此罔君子者往往而有如蔡京
之於司馬秦檜之于趙鼎皆是也以武韋之難責季
子之不能戢亦已苛矣至左傳占筮之繇都屬誕妄
而以成風之事季子附會之未足信也晦翁以此疑
稱字之非褒不幾以傳害經乎慶父書出不書歸不
宜歸者也季子書歸不書出不宜出者也春秋之法

必不以後人累其先也

齊仲孫來

昭四年傳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是仲孫者無知之氏也列國大夫未有書氏而不名不字者此書仲孫與書尹氏同義皆舉其宗而言之譏其為亂賊之後也無知之禍齊桓所親見乃為之立後使復用事于時將何以懲夫為亂賊者乎慶父之難仲孫預知之而不討非徒置鄰國于膜外亦視篡弑為固然

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以遷國爲文則與書自遷者異明非其所欲亦非其

自取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也成王賜魯以禘禮祀周公

非以祀其所自出特因其用禘禮故亦謂之禘耳所

謂禘禮者牲則全烝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比天

子之禮也始而太廟用之猶曰成王之賜繼而群廟皆用之甚而未除喪亦用之故書吉禘以示譏夫喪也而用吉禮禰也而用禘禮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君子以是為遠其親也誣其親也彼自以為致其敬而不知其遠之誣之乃大不敬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姜之去氏著其宜絕齊也宜絕齊而孫于齊則其

與聞乎弒可知也哀姜之不去氏著其不宜絕齊也不宜絕齊不孫于齊而孫于邾則其不容于父母之國又可知也上書公薨下書姜氏孫邾慶父奔莒不待貶絕而惡見故哀姜不去夫人慶父不去公子以著魯之不能討賊也以哀姜擬之文姜則閔公僖公皆非其所出也以慶父擬之叔牙則其惡已行其罪已著也國人既莫之容而季友猶牽於夫人公子之名不能正其罪而討之使哀姜之喪得歸于魯慶父

之死同于叔牙可謂昧于大義者矣慶父不書殺譏

失刑且惡賂也

冬齊高子來盟

未有大夫而書子者惟季友與高傒書子以魯國之

難定于二人也不書君使者高子為齊重臣雖奉命

而來不從中制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此春秋之特筆也自棄師而後楚窺其弱日與齊晉

爭之鄭于是日困楚于是日横至諸侯城虎牢而憑
陵之勢稍戢故特書鄭棄其師以著吏夏盛衰之大
關也唐天寶以後府兵法壞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
而宿衛皆市人壯者徒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諸戲
此與清人之詩所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者大約相
類于是禄山之亂士皆不能受甲而兩京遂陷于禄
山此棄師之效也幸而郭子儀為之將得以克復至
廣德之初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而吐蕃入寇復

陷長安此又棄師之效也子儀忠可貫日不以用舍

介意蹇蹇匪躬大亂旋定此豈可望之高克之流耶

讀春秋畧記卷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